

## 文化母语里找自信

郑惠芳

联合早报，2011年4月3日

犹记得刚接触人类学时，因为没有本科训练，对这个学系其实了解不多。上前几堂理论课时，茅塞顿开，内心激荡澎湃。当时觉得这个学理十分适用于新加坡社会，应该是本地大学生毕业前都必修的课程！

美英体系的人类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探讨文化内容，后者注重社会建构。新加坡教育体系承自英国，人类学一直隶属社会学科系。美国体系人类学鼻祖弗兰兹·博厄斯（**Franz Boas**）在一次实地研究中发现，人们看着同一片海水，能够争辩海水应该称作什么颜色，对于同一片雪，不同人可以细分出独特的名称。他及其学生后辈后来提出文化相对论（**cultural relativism**），强调尊重个人主体性，不用强压文化来排挤弱势文化，确认各文化都有其深奥逻辑，都能作繁复推进发展。

欧美体系人类学都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经过深切反省批判的阶段。美国因其移民社会较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更具文化多元性，因而特别重视在研究中以原貌呈现原住民文化与语言，尽力让在地文化与民族通过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故事，还原他们的声音与主权，并反对像旅游文字般物化一个民族或地方的生活与文化，往往借“怀旧情怀”（**nostalgia**）有意无意地把在地文化描述成落后或停滞不前。因此人类学的社会发展模式遵从多线发展，像树枝般蔓延，避免殖民化地期许边缘文化向中心的楷模推进，不用为了求得一个“高等文化”的认同而献媚，没有你优我劣的比较。这种对每个民族、每种文化，乃至每种语言的尊敬，是人类学让我着迷的地方。

那天见到一位在国外教书多年回国的教授，她感叹每次回新接触国人，多年如一觉得国人缺乏自信，而官方论调还在强调危机感，苦口婆心地提醒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还不是”、“我们需要按别人的标准，需要别人的肯定”。然后开始讨论为什么新加坡人总是缺乏信心，或者给人不够自信的感觉。

新加坡建国快半世纪，却似乎仍摆脱不了要向中心楷模靠拢，要去认同某个“高等文化”的殖民心态。这个中心楷模不是单一的，“高等文化”轮廓也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但始终挥之不去。最近跟国家教育学院李荣安教授谈起我国语言环境，曾在香港任教多年的他提出或许我们可以思考“全球在地化”（**glocalization**）的概念，就是在积极响应全球化的同时，也重视本土化过程。新加坡过去的发展轨迹则比较像是积极响应全球化时去本土化，将具本地特色的东西扫到毯子底下，最好从此不见天日。

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我们不要文化母语（这里称“方言”），以少数的官方母语取代，以便能把握中国崛起带来的商机，我们也不要在地衍生极具特色的新加坡式英语，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掌握能让我们跻身国际市场的世界语言英语。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，生活语言被分优劣了，开口说话需要小心了，语言身份受到质疑了，甚至工作能力因语言习惯被定格了，自信心也就交给别人了。在我的田野调查中，就有受访者反映常会犹豫不知该用什

么语言开场与人交谈，怕用错会伤害他人甚至自己。那位旅美教授也纳闷，为何新加坡人掌握双语的能力退步了，许多学生都无法用华语或英语作深层的讨论，甚至思考。

文化母语对人类自信心的影响，学术专题研究并不多见。然而，有越来越多地方兴起母语教学却是个事实。最近在一场国际语言、教育与千年发展目标的会议上，曾在美国与亚洲教学的杰西卡·鲍尔（Jessica Ball）教授提醒，目前全球约 6000 种语言，有半数会在 2100 年时消失，而要确保教育平等并扭转语言与文化的继续流失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学前与小学教育以母语教学。在会上发表已实行母语教学的成功案例发现，让泰国清迈云南裔小孩以云南语上学后，学生求学态度更积极，也更显自信。另外，台湾已在一些地区容许用原住民语言教学；菲律宾也尝试这种做法；香港算是佼佼者，广东话提升到机制里，一般香港大学生都能以广东话谈论深奥的学术课题。

我国情况当然无法相提并论，母语教学一早就已施行，然而，这里的母语教学理念跟上文所提的相去甚远，推动力也完全不同。哪天我们能够正视文化相对论，尊重而不嫌弃任何语言文化，那么，国人就有望能以自身舒服的语言，去澎湃安身立命的热情，去迸发当家作主的决心。

（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、政策研究院研究员）